

百年回忆容子自传（七）

从亲友提议请巫师治疗，父亲认为家里买米都成问题，再在巫师身上花钱，有用吗？为此事父亲和母亲大吵一顿，甚至父亲动手打了母亲一巴掌，这事从未有过，我吓得躲在墙角。

母亲救子心切，还是请了巫师前来给哥哥治病。巫师先在哥哥床前念念有词一番，然后在床底下烧起几根小小“文烟”木（一种香料木材），烟味浓香，呛得人忍不住咳嗽，等待“文烟”木烧透了，烟味才逐渐从浓变淡。巫师一边念着咒语，一边把浸着鲜花的冷水用手弹拨在病人身上。我看到巫师每次把冷水弹拨到哥哥身上，哥哥的身体像受惊般颤动一下，哥哥的身体太虚弱，不能再这样被折腾了。大人的事情我无能为力，我只躲在一旁伤心不敢吱声。

深夜我突然被母亲的啾啾大哭惊醒，我马上意识到哥哥没有了，哥哥离开我们了，我蒙着被盖痛哭。此时，我恐惧今后没有哥哥的日子怎样过，他总是那么照顾我，在学习上不断鼓励不断引导，就是沉痾难受那一刻，也不忘对我说，知识是我们最大的本钱，一定要学好功课。哥哥在学校时经常跟同学谈心愿，说如果他毕业后能够继续念书最好，不然就进报馆当实习生，哥哥带着心愿未竟、走了。多少个梦境：夏天的乡下，热得叫人不住地扇扇子，哥哥知道我玩“知了”，仍然爬上树，用有粘性的一根树枝，去粘“知了”。每次哥哥从私塾学堂回来，把学到的古文古诗念给我听，还解释给我听。“哥哥在桌上编壁报时，我也扒在桌上看。

忆及：夜像老朋友陪伴我们，哥哥勤奋，我也勤奋。冬天，哥哥时常带着我到山里拾柴。寒气袭人，我冷得身体颤抖，哥哥拉着我奔跑，柴拾得不多，身体却温暖了。哥哥还喜欢静静地坐在大人旁边，听犁田、果园除虫那些事，我却跟着邻居的小伙伴玩闹。那时父亲为生活已远离家乡，家里母鸡生的蛋也拿到集市去卖，生活穷困，但有哥哥在身边，有玩伴跟我同乐，常瞞着母亲踏着满是枯叶的小径，到城隍庙后的小山顶，追逐蝴蝶、躺在草地上看云，有次我们几个玩伴正在争论，那飘忽中的云像兔还是像狗，忽然一阵劲风，大家慌忙下山，童年啊一霎眼已经过去，要是“童年”像幅画凝结不变，我哥就永远不会离开，我们就会永远相聚在一起！（那多好啊！）

经过一场紊乱，办完我哥丧事，父母亲在一阵沉寂哀伤、邻居多次慰问之后，哥哥生病时欠下的债务要还，生活总要继续。也许男人更能沉得住气，抵得住生活的重压。父亲悄悄地也没和母亲商量，做好一辆小小手推车，车子有抽屉，上面有一块斜斜的木板。原来父亲要在巷口（大街旁）摆香烟摊，香烟是从同街的一间杂货店（也批发香烟）先赊。父亲说“借人家的钱终归要还，卖香烟，试试看。”那时我刚好12岁，一早父亲帮我把香烟车推到巷口，把香烟摆好，并告诉我和母亲，照着香烟税带上的标价卖就可以了，父亲交代完毕就回家做他的工木。母亲一早煮了饭就陪着我看顾烟摊，母亲有家务要做，一周时间我觉得自己已能独立看顾香烟摊了。

当我独自看守烟摊的时候，我感觉从未有过的孤独，街上车来车往，在我面前走过的人只望一望烟摊，有的连看也不看就走过了，倘若哥哥还在，会有这种孤独吗？还好有些巷里的玩伴时常来陪我。摆摊头一个月，生意很冷淡，也常找弄错烟价或找错钱，到了第二个月这种过错就不再有了。但是我很好奇，有些热门香烟为什么我没有呢？有次我去还账时壮着胆子问：“伯伯，许多人找Kansas、Commodore香烟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卖呢？”老板伯伯听后慈祥地笑了笑，告诉我那是BAT工厂的香烟，是配给香烟，市面上卖黑市价，是犯法的。

我问“配给店在什么地方？”

老板伯伯瞪大眼睛，说：“你要去？不行，那边人太挤，会挤坏你的，孩子，千方别去！”后来终于有一位顾客告诉我，在加巴山街（JL Kapasan）转角处，有一间香烟批发店，每逢拜二配给BAT香烟，一早就有人排长龙等候，到上午8点店门打开时候，争先恐后秩序大乱，所以排队排在前头也未必买到。顾客的话我句句记住。

（三） 荷三俘虏一车车 赤裸上身晒红红

1
一早我告诉母亲说要还香烟的账，母亲交代钱要算好、放好。于是我瞞着家人怀着探险的心情，决定朝着加巴山街的路走。从加巴沙里街我摆摊的地方，走到加巴山街不太远，虽然我

有独自走过这条路，相信我是会找到那间香烟配给店的。我朝着目的地走，走了约半个钟头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我往左边加巴山街一看，果然一条“长龙”静静的伏在路旁，“龙头”就在烟店前，街边闹哄哄站着许多人。我想“这些站在街边的人干什么，为什么不去排队？”我以为自己来得早，这些人比我更早，长龙排得这样长，哪能轮到？于是我也在附近街边停留下来，静静的听大人们的讲话。他们之间有的是中介商，等候收购，可见他们收购香烟再转卖，还是有利可图。也有的不愿排队，等候机会一旦没有保安人员前来维持秩序，就有机可乘。

我站在一旁听着大群人的谈话，太吵杂，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？我望一望我身旁的年青人，愁容满脸，仿佛心事重重。在这日占年代，谁的脸孔会愉快过呢？谁的心事不烦乱呢？这位青年阿哥毕竟年方旺盛，相信比我有力量得多。其实那时我的身体也不差，可能我在家乡时常爬山的缘故。家乡的山顶虽然不高，一天爬上爬下好几次，脾气又犟，所以从小村里人就给了我“阿牛”绰号。忽然一阵骚乱，刚才那条静静伏在路旁的“龙”，也马上舞动起来，原来配给店的两片门板（门板下面是墙）已打开，排队的人开始像潮水涌向前，刚才站在街边的人也围了过去。我不知怎样，竟然连想也不想紧跟那位青年阿哥后面，他往前挤我也往前挤。挤到店前的人，手里都拿着钱拚命的呐喊。引起排队的人非常不满，嘘声四起，骂声不断，但是没有用，秩序还是乱了。

我紧跟那位青年阿哥，越临近前沿，越被挤得透不过气。这一幕被店员看到，好像被吓一样忙伸出手，越过头接过我的钱，叫人让开，用手指指意思是叫我不挤，赶快退出站在一边。围着的人才发觉我是小孩也赶快让路，当我冲出重围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，差点不能呼吸了。耳际仿佛听到“小兄弟，你不要命了！”、“谁家的孩子，难道他父母亲不知道？”

待到香烟批发完毕，买不到的骂个不停，一早前来排队空手而归，埋怨之声全指向不守秩序的人身上。买到烟的人有的直接回去了，有的把烟卖给掮客，人群逐渐散了。我不敢离开，钱被收还领不烟怎么办？我正在焦急中，忽见店门打开一个店员露出半身，向我招手。我进到店里，有3位店

员，还有一位坐在柜台后，其中一位叔叔发问：“这样小，不怕被压死，你父母亲知道吗？”另一位叔叔也问：“这次卖给你，下次不准来！”当我听到“这次卖给你……”心里的担心已全部消失了，只要这次能买到配给烟，就是被人海淹没也值得。

一位叔叔问坐在柜台后的人：“给他一条还是两条，两条钱不够（一条10小包）。”“两条，用报纸包好。”我听了他们的对答，才知道坐在柜台后的那位叔叔是老板。只见他向我招手向前一点。他细声的问我，今年几岁？买到香烟卖给谁？家里有什么人？家里人知道吗？我据实回答，然后他吩咐我，每周二可以来，但不必跟其他人争先恐后，等待人群散了，你才敲门进来，带两条香烟钱就可以了。“回去吧！”这位善心的老板说的几句话，像是听到菩萨从云端传来的声音，让我眼前一亮心田顿绿，让我在生活的道路上，有善心叔叔的关爱，我会更加勇敢和勤奋，向前！

我每次到加巴山街去买配给烟时，经过一处船员难民收容所（现在泗水中华医院Kapasari分院旧址），我觉得把烟摊推到这收容所前，岂不更好？我把这意思告诉母亲，母亲叫我问父亲，我觉得问也是多余的，母亲知道就得了。我不知道父母心里怎样想，并不问问推车推到收容所有多远？我这么小的年龄行吗？即便这样，在我年幼心灵里，从没有因为父母亲不够关心而有所不满或埋怨，总是认为“父母也很辛苦况且我已长大”应该是帮忙父母亲的时候了。（我相信要是哥哥还活着，也会这样做。）

2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上午6点，天气有点凉，我把烟摊推车推出大街，马车还不多（那时马车比汽车多），而骑脚车的开始多了起来。我用力推着有轮的烟摊车，但我脑子里想的却是那些住在难民所里的船员，他们像住在邻房的欧阳伯伯船员一样善良吗？他们一贯抽什么香烟？他们会骗我吗？我一边想一边推着车子，不免担心起来。到了船员难民收容所前，我把香烟摆好就开始“营业”。整个上午我只卖了七八包香烟，一连几天都是这样的成绩。但我很高兴，我听到船员叔叔他们的对话，讲的跟我一样广府话（四邑话），有的讲省城话（三邑话），四邑话和三邑话有差异，但差异不大我都能听懂。船员叔叔因为

不懂印尼话，不敢出外，把纸条交给我，要我帮忙买东西。父亲看了船员叔叔交给我的纸条，父亲念道：“咸酱油和高粱酒各一瓶”。父亲念完把纸条丢掉，只说了声“私酒难买”。

“私酒难买，私酒是什么酒呢？”我偷偷的问母亲。

母亲告诉我私酒就是米酒，就是父亲喝的那种。酿私酒犯法，如果不是熟人不卖。母亲还说父亲的酒也喝完了，明天去买时替我多买一瓶。我十分高兴，觉得船员叔叔的交代有了着落。及后我跟收容所里的船员叔叔们逐渐熟稔起来，我的香烟手推车就寄放在收容所内，而上午事情多，比如还账或补货，也帮船员叔叔买些东西，所以那时烟摊摆不摆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每天下午要看运载荷兰俘虏的卡车经过。

每天下午都有几辆运载荷兰俘虏的军用卡车，在难民所前街道经过。这段时间不但我在等待，附近的几条巷，人们也纷纷跑出来要看俘虏。每辆卡车有约20名俘虏，都不到30岁，赤着上身皮肤被晒得像烧猪皮一样，每辆卡车由两名日军持枪守着。卡车总是由东到西，就是从海口一带劳役一整天然后回到西区俘虏营地。但是上午却从未见俘虏卡车经过，想必走另外一条路。

泗水海口就是北部码头，一早把俘虏运到码头去做什么呢，有人说是去修筑公路或战壕什么的。过去我见过的白种人，大多数体格壮壮、皮肤白里透红。现在我看到卡车上的荷兰俘虏，壮壮的身体枯瘦了，白里透红的皮肤被太阳晒得有点焦了。我非常可怜他们，这样热刺刺的阳光，整天赤裸着上身，怎么受得住呢？我还听说，俘虏在营地，饥饿时连老鼠也捉来吃，真的？难道是真的吗？

有的还说“正宗荷兰人跑回荷兰去了，被俘虏皆是荷兰后裔，在印尼出生的。”

也有的说“荷兰本土早被德国占领了。”俘虏车驶过已不见踪影，但站在路边的人仍议论纷纷，尤其是一群小孩不懂什么叫俘虏，高兴的似看节日游行，高声呼喊。包括我童子何知，这些都是战争的罪过，谁是发动战争的罪恶魁首？

有人议论，荷裔士兵被送往集中营，印尼裔士兵则被释放。由于荷兰人认为日军会为了管理殖民地而继续让荷兰官员留任，大部分荷兰人不愿意离开。然而事与